

生經卷第五 第三十五 安

求瓶病人便前請釋言我欲去願之
此瓶釋便與之語之言此中有物在
法所願病人即持歸室家相對共探
之輒得心中所欲金銀珠寶恣意皆
因大會宗親諸家內外共相娛樂醉
飽已後因取瓶跳之我受汝恩令我
富饒跳踴不止便墮地破之所求不
能復得佛之經戒譬如寶瓶初開精
進所願必得後小慙惕忘經失戒譬
如瓶破無所復得也

法家婦女著金銀珠環有四事上生
天上一著著金銀珠環若有明經者
聞經歡喜脫持布施是一福得生天
上二者若見遠方沙門興起塔寺歡
喜脫金銀布施勸助是二福得生天上
三者若貧窮困厄人聞佛說布施第
一行便解布施三福得生天上四者得
疾病臨命終時脫持布施救助我命
目自見施是人命盡歡喜不懼得上
生天是以法家婦女有四事行著金
銀寶環得生於天上

生經卷第五

佛說義足經卷上 八變十六章 安

吳月支優婆塞王譯

孫貪王經第一

問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梵志祇樹間有大稻田已熟
在朝暮當收穫梵志晨起往到田上
遙見禾穗心內歡喜自謂得願視禾
不能捨去佛是時從諸比丘入城求
食遙見梵志喜樂如是低謂諸比丘
汝曾見是梵志不皆對言見佛默然
入城食後各還精舍即日夜天雨大
雹皆然田中禾梵志有一女亦以夜
死梵志以是故愁憤憂煩啼哭无能
止者明日眾比丘持應器入城求食
便問梵志有是灾害啼哭甚悲非沙
門梵志及國人所不能解其憂者比丘
食竟還到佛所作禮白梵志意狀如
是言適竟梵志啼哭來到佛所勞佛
竟便坐佛邊佛知其本憂所念即謂
梵志言世有五事不可得避亦无脫
者何等為五當耗減法欲使不耗減
是不可得當亡棄法欲使不亡棄是

義足經卷上 第三十五 安

不可得當病瘦法欲使不病瘦是不
可得當老朽法欲使不老朽是不可
得當死去法欲使不死去是不可得
凡人无道無慧計見耗減亡棄老病
死法來即生憂憤悲哀拍髀熱自耗
身无益何以故坐不聞知諦當如是
梵志我聞有抱諦者見耗減法亡棄
老病死法來不以為憂何以故已聞
知諦當如是不獨我家耗世患亦
今世與耗俱生我何從獨得離慧意
諦計我今已耗至使憂之坐羸不食
面目委色與我然若快喜與我厚者
代憂憐感家事不修計耗不可復得
已諦如是見耗減亡棄老病死法來
終不復憂也佛以是因緣為梵志
說偈

不以憂愁悲聲 多少得前所亡
痛憂亦無所益 恣家意快生喜
至誠有慧諦者 不憂老病死亡
欲快者反生惱 見其華色悅好
祇嚮不及無常 珍寶求解不死
知去不復憂退 念行致勝世寶
諦知是不可退 世人我卿亦然

遠憂愁念正行 是世憂當何益
佛復為梵志極說經法次說布施持
戒現天徑欲善其惡無堅固佛知梵
志意軟向正便見四諦梵志意解便
得第一溝港道如涂淨繒受色即好
便起頭面著佛足又手言我今見諦
如引鏡自照從今已後身歸佛歸法
歸比丘僧受我為清信士奉行五戒
盡形壽淨潔不犯戒便起繞佛三匝
而去眾比丘便白佛言快哉解脫梵
志意乃如是至便喜笑而去
佛語諸比丘不但是反解是梵志憂
過去久遠是閻浮利地有五王其一
王名曰禁貪治國不正大臣人民悲
患王所為便共集議言我曹家蒙出
兵皆拔白到王前共謂王寧自知所
為不正施行貪害百姓不急出國去
不者必相害傷王聞大恐怖戰慄衣
毛悲堅以車騎而出國去窮厄織草
薪賣以自給大臣人民取王弟拜作
王便正治不在百姓故王禁貪聞弟
興將為王即內歡喜言我可從弟
有所乞可以自活便上書具自陳說

便從王乞一郡可以自給王即與之
慰傷其厄得一郡便正治復乞兩郡
四五至十郡二十三十四五十五至百
郡二百至五百郡便復乞半國王即
與之便正治如是久遠禁貪生念便
興半國兵攻弟國即勝便自得故國
復生念我今何不悉興一國兵攻二
國三國四國便往攻悉得勝復正治
四國復生念今我何不興四國兵攻
第五國便往攻即復得勝是時陸地
盡四海內皆屬王便改號自立為大
勝王天帝釋便試之寧知厭足不侵
化作小童梵志姓駒夷欲得見王被
毆拄金杖持金瓶往宮門守門者白
王言外有梵志姓駒夷欲見王王言
大善便請前坐相勞問畢却謂王言
我屬從海邊來見一大國豐樂人民
熾盛多有珍寶可往攻之王審足復
欲得是國王言我大欲得天王謂言
可益裝船與兵相待却後七日當將
王往適言天王便化去到其日便大
興兵益裝船不見梵志來是時王梵
志憂不樂拍髀言怨哉我今以六是

大國如得駒夷不堅復如期反不見
是時一國人民迴坐向王王帝亦帝
王憂亦憂王憂憂未嘗止聞識經偈
便生意而說言
增念隨欲 已有復願 日威為喜
從得自在
王便為眾人說欲偈意有能解是偈
義者上金錢一千時生中有少年名
曰鬱多鬱多即白王言我能解是義
相假七日乃來對到七日白母言我
今欲到王所解王憂母謂子且勿
行帝王難事如燃火其教如利刀難
可親近于言母勿愁憂我力自能淹
王偈義當得重謝可以極自娛樂便
到王所言我今來對其義即說偈言
增念隨欲 已有復願 已放不制
如渴飲湯 患以世地 滿馬金銀
患得不厭 有患正行 如角距生
日長取增 人生亦尔 不覺欲增
飢渴無盡 日日復有 金山挂天
狀若須弥 患得不厭 有患正行
欲致痛冥 未嘗聞之 願聞遠欲
厭者以點 厭欲為尊 欲漏難離

幾足經卷上 第六卷 安

點人覺告 不隨愛欲 如作車輪
能使致堅 稍稍去欲 意稍得安
欲得道定 悲捨所欲

王言知意悲治世地盡四海內元不至
屬是亦可為厭乃復遠欲貪海外國
大勝王即謂鬱多言

童子若善 以尊依世 說欲甚痛
慧計乃令 汝說八偈 偈上千錢

願上大德 說義甚哀
鬱多以偈報言

不用是寶 取可自給 軍後說偈
意遠欲樂 家母大王 身羸老年

念欲報母 與金錢千 令得自供
大勝王便上金錢一千使得供養老

母佛語諸比丘是時大勝者即種稻
梵志是也時童子鬱多者則我身是

也我是時亦解釋是梵志痛憂我今
亦一切斷是梵志痛憂已終不復著

苦佛以是本因演是卷義令我後學
聞是說欲作偈句為後世作明令我

經法久住義足經

增念隨欲 已有復願 日增為喜
從得自在 有貪世欲 坐貪癡人

幾足經卷上 第七卷 安

既亡欲願 毒箭著身 是欲當遠
如附蛇頭 達世所樂 當定行禪

田種珍寶 牛馬養者 坐女繫欲
癡行犯身 倒羸為強 坐服甚怨

次真受痛 舡破海中 故說攝意
遠欲勿犯 精進求度 載舡至岸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歡喜
優填王經第二

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比丘在句舍國石闍土室中

長髮鬚爪被壞衣時優填王欲出遊
觀到我迹山侍者即勅治道搞還白

王已治道王可出王但從美人妓女
乘騎到我迹山下車步上有一美人

經行山中從崎至崎願見石闍土室
中有一比丘長髮鬚爪衣服裂敗狀

類如鬼便大聲呼天子是中有鬼是
中有鬼王便還問何所在美人言近

在石闍土室中王即拔劍從之見比
丘如是即問汝何等對言我是沙

門王問汝何等沙門曰我是釋迦沙
門王言是應真耶曰非也寧有四禪
耶復言元有也寧三禪二禪耶復言

幾足經卷上 第八卷 安

無有寧至一禪耶對曰言實一禪行
三便患內不解願謂侍者黃門以姪

意念是沙門凡俗人無真行奈何見
我美人便勅侍者急取斷絃截夾繫

是人侍者便去山神念是比丘無過
今當怨死我可擁護令脫是厄便化

作大猪身徐走王邊侍者即白三大
猪近在王邊王便捨比丘拔劍逐猪

比丘見王去遠便走出到舍衛祇樹
給孤獨園中為諸比丘說本末比丘

即白佛佛是時因是本變有義生命
我比丘悲知經卷出語為後世學作

明令我經道久住是時佛說義足經
繫舍多所願住其邪所遮以遠遠正道

欲念難可慧坐可繫胞胎繫色堅難解
不觀去來法慧是亦斷本貪欲以癡盲

不知邪利增坐欲被痛悲從是當何依
人生當覺是世邪難可依捨正不著念

命短死甚近展轉是世苦生死欲溪流
无時乃念然從欲誑胎極自可受痛身

派斷少水魚以見斷身可三世復何增
力欲於兩面彼可覺莫者莫行所自然
見聞莫自汙覺想觀度海有我尊不計

義足經卷上 第九段 安

力行拔未出 致使乃無疑

佛說是義足經比丘歡喜

須陀利經第三

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為國王大臣及理家所待故事遇不
慙飯食衣被卧牀疾藥供所當得是
時梵志自坐其講堂共議言我曹本
為國王大臣人民理家所待遇今棄
不復用志及事沙門瞿曇及諸弟子
今我曹當共作方便敗之耳便共議
今但當求我曹部伍中取端正好女
共煞之以其死屍埋於祇樹間今乃
毀傷沙門瞿曇及諸弟子令惡名遠
聞待遇者遠離不復敬之學者志不
復得衣食皆當來事我曹我曹便當
為世尊壞瞿曇世元能勝我曹者即
共行謂好首言汝寧知我曹今棄不
復見用及以沙門瞿曇為師汝寧能
忿為眾作利不好首言作利云何曰
唯捨壽命死耳答言我不能也曰汝
不能介者從今以後終不復內汝若
數中也女聞大不樂即言諾是我誠
當也眾學言善哉便共教女言從今

義足經卷上 第十段 安

以後朝暮到佛所數往祇樹間悉令
万姓見知汝如是我曹共煞汝埋著
祇樹間令瞿曇得毀辱不小女即承
教數數往來沙門所令眾人知女如
是便取女煞埋著祇樹間眾梵志便
相聚會到王宮門稱怨言我曹學中
有一女獨端正花色無雙今生亡不
知處王謂言女行來常在何所共對
言常往來沙門瞿曇所王言介者當
於彼求便從王七吏兵王即與之尋
求行轉到祇樹間便掘出死屍著牀
上共持於舍衛四道悉遍里巷稱怨
言眾人觀沙門瞿曇釋家子常稱言
德戒引普元上如何私與女人通煞
埋藏之如是當有何法何德何戒行
乎食時眾比丘悉持應器入城乞食
眾理家人民遙見便罵言是曹沙門
自稱言有法德戒子曹所犯若此當
有何善奈何復得來食眾比丘聞如
是持空應器出城洗手足感藏應器
到佛所作礼志住不坐如事具說是
時佛說偈言
無想放意妄語 眾聞被箭忍痛

義足經卷上 第十一段 安

聞凡放善惡言 比丘忍無亂意
佛告比丘我故是妄謗不過七日耳
是時有清信女字維閭於城中聞比
丘求食志空還甚鄙念佛及比丘僧
便疾行到祇樹至佛所頭面作礼繞
佛坐一邊佛為廣說經法惟閭聞經
竟起叉手白佛言願尊及比丘僧從
我家飯七日佛默然受之惟閭便繞
佛三匝而去至七日佛告阿難汝與
眾比丘入城悉於里巷四徧街道說
偈言
常欺倒邪冥說作身不犯 重實行欺具
自然到彼苦 修地利分具 不守慈自賊
惡言截頭卒常閉守其門 當尊友與毀
尊空无戒人 從口內泉愛嫉心眾不安
搏撻利人財力欺亦可致 是急皆可忍
是寧以亡寶 有怨於正人 世六餘有五
惡有適致彼 坐意行不正 欺誑有十萬
阿難即受教俱入城於里巷四街道
說如佛所言即時舍衛人民及諸里
家皆生意言釋家子實无惡學在釋
家終不有邪行是時眾異梵志自於
諸室有所訶中有一人言露子曹事

義足經卷上 第十三 安

於外出聲言汝曹自共歛好首而然
佛及弟子乎大目聞是聲便入啓王
王即召衆梵志問汝曹自共歛好首
不便言實余王怒曰當重罰子曹崇
何於我國界自稱為道而有歛害之
心即勅傍目悉取子曹遍徇舍衛城
里巷逐出國界去佛以食時從諸
比丘皆持應器入城時有清信士名
阿須利遙見佛便往作禮揚聲白佛
言聞者不識四方名心甚悲所聞經
法不能復誦聞佛及比丘僧怨被惡
名佛謂阿須利言不適有是宿命因
緣佛便說偈言

亦毀於少言多言亦得毀亦毀於忠言
世惡無不毀過去亦當來現在亦無有
誰盡壽見毀盡形尚敬難

佛廣為阿須利說經便到須達家直
坐正座須達便為佛作禮叉手言我
傷者悲身不識方面所聞經法不能
復誦坐佛及比丘僧怨被惡名佛是
時說偈言

我如象行間被瘡不著想念我忍意余
世人無喜念我手无瘡瘍以手把毒行

義足經卷一 第三 安

元禱毒從生善行惡不成
佛廣為須達說經便到維間家直坐
正座維間作禮竟叉手言為者我悲
身不識方面所聞經法不能復誦聞
佛及比丘僧怨被惡名佛因為維間
說偈言

無曉欲使惱內淨外何汚愚人怨自誤
向風揚細塵

維間是時快飯食佛比丘僧竟澡水
與下坐聽佛說經佛為說守戒淨行
悲見諸道便而去時國王波私匿具
從車驛以王威法出城到祇樹欲前
見佛故乘騎未到下車步入遙見佛
便却蓋解冠却詣侍從脫足金履便
前為佛作禮就座叉手白佛言屬考
甚悲身不識方面所聞經法不復誦
聞佛及比丘僧怨被惡名佛即為王
說偈言

邪念說彼短辭意誦說善口直次及尊
善惡捨不憂以行當擲捨棄世欲自在
抱至德不亂制欲人所詰

舍衛一國人民悲生念疑佛及比丘
僧從何因緣致是惡名聲厄共視佛

義足經卷上 第四 安

威神甚大巍巍如星中月適无敢難
佛悉知其所念便說是義足經言

如有守戒行人問不及先具演
有疑正非法道欲來學且自淨
以止不拘是世常自說著戒堅
是道法默所信不著綺行教世

法不匿不巧言毀尊我不喜
自見行無邪漏不著想何瞋喜

所我有以轉捨為明法正著持
求正利得必空以想空法奉空

不著餘元所有行不願三界生
可瞋喜患已斷云何行有慶所

所當有患裂去所道說無愛著
已不著亦可離從行拔患捨去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歡喜
摩竭梵志經第四

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梵志字摩竭卒死講堂同擊

便著牀上共昇出於舍衛里巷四街
道舉聲言見摩竭者悉得解脫今見

死屍亦解脫後聞名者亦解脫諸比
丘食時悉持應器入城求食時見梵

志說摩竭功德如是食音悉澡應器

還到佛所作禮竟就座即為佛本末說如是佛因是本演是卷令我弟子志聞解廣為後世作明令我經道久住說是義足經

我見淨無有病 信見諦及自淨 有知是志可度 苦斷習證前服 見好人以為淨 有慧行及離苦 斷除見淨徑 斷所見證至淨 從異道無得脫 見聞持戒行度 身不汙罪亦福 志已斷不自譽 志棄上莫念後 有是行度四海 直行去莫念苦 有所念意便縛 常覺意守戒行 在上行想彼苦 念本念稍入行 不矯言審有顯 一切法無有疑 至見聞亦所念 諦見聞行力根 誰作世是六衰 不念身不念尊 亦不願行至淨 恩然斷無所著 斷世願無所著 元所有為梵志 聞見法便直取 姓不婬著汙婬 已無是當著淨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志歡喜 鏡面王經第五 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眾比丘以食時持應器入城欲求食自念言今入城甚早我曹寧可到異梵志講堂與相勞徠便就坐是時諸梵志自共諍生結不解轉相謗恣我知是法汝知何法我所知合於道汝所知合何道我道法可倚行汝道法難可親當前說著後說當後說及前說多說法非與重擔不能舉為汝說義不能解汝定知法極無所有汝迫復何對以舌戰轉相中言被一毒報以三諸比丘聞子曹怨言如是亦不善子言亦不證子曹正各起座到舍衛求食食竟舉藏應器還到祇樹園為佛作禮志坐一面便如事具說念是曹梵志學自苦何時當得解佛言是曹梵志非一世癡冥過去久遠是閻浮利地有王名曰鏡面時勅使者令行我國界元眼人志將來至殿下使者受勅即行將諸元眼人到殿下以白王王勅大目志將是人其示其象目即將到象廄一示之令其象有捉足者尾者尾本者腹者腹背者背耳者頭者牙者鼻者志示已便

將詣王所王志問汝曹審見象不對言我志見王言何類中有得足者言明王象如狂得尾者曰如掃箒得尾本者言如杖得腹者言如墀得背者言如壁得背者言如高岸得耳者言如大箕得頭者言如曰得牙者言如角得鼻者言如索便復於王前共諍訟象諦如我言王是時說獨言今為无眼會空諦自謂諦見一言餘非坐一象相恣 佛告諸比丘是時鏡面王昔即我身是時無眼人者即講堂梵志是時子曹無智坐空諍今子曹亦空諍元所益佛是時生是義具檢此卷今弟子志解為後世作明令我經道久住說是義足經 自冥言是彼不及 著癡日漏何時明 自無道謂學志不 但乱無行何時解 常自覺得尊行 自聞見行無比 已墮繫世五宅 自可奇行勝彼 抱癡住婬致善 已邪學蒙得度 所見聞諦受恩 雖持戒莫謂可 見世行真志修 雖點念亦彼行

義足經卷上 第十一段 安

興行等亦欲待 莫生想不及過
是已斷後亦盡 亦棄想獨行得
莫自知以致照 雖見聞但行觀
患無溺於兩面 胎亦胎捨遠離
亦兩處無所住 患觀法得正止
意受行所見聞 所邪念小不想
慧觀法竟見意 從是得捨世空
自無有何法行 奉行法求義諦
但守戒求為諦 度无極眾不還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患歡喜

至少俱死經第六

聞如是佛在婆提國城外安延樹下
時有一行人出城未到安延樹車
轂道敗便下道一面悵愁而坐佛是
時持應器從阿難入城求食道見車
轂敗壞其主下道坐悵愁不樂即說
是優檀經

如行車於道捨平就邪道至邪致憂患
如是壞轂輪遠法正亦尔意著邪行痛
愚服死生苦亦有壞轂憂

佛便入城城中時有一梵志死壽年
百二十死復有一長者子年七歲亦
死兩家俱送喪皆持五綵幡諸女弱

義足經卷上 第十九段 安

皆戒身親屬啼哭悲淚佛見因問阿
難是何等人聚會悲哀聲甚痛阿難
即如事對佛因是本有生是義今我
弟子患解捨是義為後世作明令我
經法久住時佛說是義足經

是身命甚短滅百年亦死雖有過百年
生從何離死坐可意生愛有愛從得常
受憎患當別見是其樂家

死海無所不漂 宿所貪愛有我
慧願觀諦計是 是無我我無是

是世樂如見夢 有識寤亦何見
有貪世患亦尔 識轉滅亦何見

聞是彼患已去 善亦惡今不見
患捨世到何所 識神去但名在

既悲憂轉相嫉 復不捨貪著愛
尊故斷愛棄可 遠恐怖見安處

比丘諦莫妄念 欲可遠身且壞
欲行止意觀意 已垂諦無止愛

無止者亦尊行 愛不愛亦嫉行
在悲憂亦嫉行 無漏沾如蓮花
已不著亦不望 見聞邪吾不愛
亦不從求解脫 不汙姪亦何貪
不相貪如蓮花 生在水水不汙

義足經卷上 第二一段 安

尊及世亦尔行 所聞見如未生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患歡喜

弥勒難經第七

同如是佛在三舍國多烏竹園中時
宋老年比丘在講堂坐行內事轉相

問法采象子字舍利弗亦在座中聞
說內事律法難問問不隨律言亦无

礼敬是時賢者大向私亦在座中便
謂舍利弗言元弟勿於老年比丘有

所疑隨所言恭敬先學廣為舍利弗
說定意經如有賢者子發道父在家

生意復念淨法便除瞋疑已信捨世
事披法衣作沙門精進行附正離邪

已證為行自知已度時賢者弥勒到
舍利弗家舍利弗便為弥勒作礼便

就座弥勒即如法律難問舍利弗實
於是事不能對弥勒便起去入城求

食竟還濕藏應器還到佛所作礼畢
就座以得問佛言
雖欲著女形大道解癡根願受尊所戒
得教行遠患意著姪女形亡尊所教令
亡正致睡卧是行失次第本獨行求諦
後反著色乱時專亡正道不存捨正耶

坐值見尊敬失行亡善名見是諦計學
所姓遠捨離且思色善惡已犯當何致
聞慧所自戒痛慙却自思常行與慧答
寧獨莫亂俱著色生邪亂無勢亡勇猛
漏戒懷恐怖受短為彼負已著入羅網
便欺出斯聲見犯因緣惡莫取身自負
堅行獨米去取明莫習癡遠可獨自處
諦見為上行有行莫自惱元倚泥洹次
遠計念長行不欲色不色善說得度痛
念世姓自食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悲歡喜

藏辭梵志經第八

佛在舍衛國當留三月竟一時於欲
樹給孤獨園中是時墮沙國諸長者
子共賃一梵志名藏辭使之難佛取
勝謝金錢五百梵志亦一時三月諷
五百餘難難中有變自謂元勝已者
佛三月竟從眾比丘欲到墮沙國轉
行郡縣說經次到墮沙猴猿溪邊高
觀殿中諸長者子即問佛眾比丘到
國即相聚會合五百餘人梵志言佛
已到吾國宜早窮難梵志即悲從長
者子往到佛所相勞問便坐一面長

者子中有為佛作礼者向佛叉手者
默然者悲就座梵志熱現佛威神甚
大巍巍不可與言便內恐怖慚不能
復語佛悲知梵志及長者子共議作
便說是義足經

自說淨法無上餘無法明及我

著所知極快樂日緣諦住邪學

常在眾欲願勝愚放言轉相燒

意念義忘本語轉說難慧所言

於眾中難合義欲難義當竟句

在眾窮便瞋恚而難解眾悲善

自所行便生疑自計非後意海

語稍疑忘意想欲邪難正不助

悲憂痛所言短坐不樂卧暗咋

本邪學致辭意語不勝轉下意

已見是尚守口急開問難從生

意在難見對生出善聲為眾光

解悅好生意喜普歡喜彼自彼

自大可墮漏行彼不學從何增

已學是莫空諍不從是善解脫

多倚生痛行司行求輩欲與難

肅從凡上莫慙今當誰與汝議

抱真拉欲難曰汝邪諦自守癡

汝行花不見果所出語當求義

越邪度轉求明法義同從相傷

於善法感何言彼善惡受莫憂

行億到求到門意所想去諦思

與大將俱議軍比瑩火上遍明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悲歡喜

摩因提女經第九

佛在白呂國縣名悲作法時有一坑

志字摩因提生女端正光世少雙前

後國王亦太子及大目長者來求之

父皆不應得人類我女者乃與為婦

佛時持應器於縣求食食竟溢滿藏

應器出城到樹間開靜處坐摩因提

食後出行園田道經樹間便是佛金

色身有三十二相如日月王自念言

持女比是大尊如此人比我女便還

家謂婦言見母寧知得所願不今得

寶踰於女母聞亦喜即莊飾女眾寶

璗珞父母俱將女出城母見佛行跡

文現分明謂父言寧知空出終不得

智何故婦說偈言

姪人曳踵行悲者殿指步癡人足蹠地

是跡天人尊

地地地

義足經卷上 第三十 安

父言癡人莫還為女作患女必得智
即將女到佛所左手持臂右手持瓶
因白佛今以女相惠可為妻女見佛
形狀端正無比以三十二相瓔珞其
身如明月珠便姪意繫著佛佛知其
意如火燃佛即時說是義足經言

我本見邪三女 尚不欲著邪姪

今奈何抱屎尿 以足觸尚不可

我所說姪不欲 無法行不內觀

雖聞惡不受獸 內不止不計苦

見外好筋皮裏 尊云何當受是

内外行覺觀是 於黑邊說癡行

亦見聞不為點 戒行具未為淨

不見聞亦不癡 不離行可自淨

有是想棄莫受 有莫說守口行

彼五惱聞見棄 慧戒行莫姪淨

世所見莫行癡 無戒行彼想有

可我有遺冥法 以見可誰有淨

諱見聞亦可謂 諱意取可向道

往到彼少不想 今奈何口欺尊

等亦過亦不及 已著想便分別

不等三當何諱 悉已斷不空計

有諱人當何言 已著空誰有諱

義足經卷上 第三十一 安

邪亦正志無有 從何言得其短

捨欲海度莫念 於邪縣忍行點

欲已空止念想 世邪毒伏不生

悉遠世求敗苦 尊言離莫與俱

如水華淨無泥 重塵土不為萎

尊安今元所貪 於世俗無所善

亦不轉所念想 行如度不隨識

三不作墮行去 捨不教三世事

捨不想无有縛 從點解終不解

制見想餘不取 便廢聲步三界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志歡喜

異學角飛經第十

聞如是佛在王舍國多烏竹園中為

國王大臣長者人民所敬事以飯食

衣被卧牀疾藥共所當得時梵志六

世尊不闍迦葉俱舍摩却梨子先跪

鳩墮羅知子稽舍今陂梨羅謂婆伽

迦延尼焉若提子是六尊亦餘梵志

共在講堂議言我曹本為世尊國王

人民所待敬云何今棄不復見用悉

反承事沙門瞿曇及弟子念是釋家

子年尚少學日淺何能勝我曹但當

與共試道不知勝不耳至使瞿曇作

義足經卷上 第三十二 安

一變我曹作二瞿曇作十六我曹作

三十二轉倍之耳便共與跋沙王近

親大目語重謝今達我曹所議變意

大目即便宜白王如語于聞大瞋恚

數諫通語目已便還歸里舍眾梵志

忽見佛獨得待敬巍巍便行到王宮

門上書具說變意王即現所尊六人

向瞋恚大罵王已見諦得果自證終

不信異學所為便謂旁臣急將是梵

志擇逐出我國界去梵志見逐便相

將到舍衛國佛於王舍國教授竟悉

從眾比丘轉到郡縣次還舍衛國祇

桓中梵志等不忍見佛得敬巍巍便

聚會六師從諸異學到波私匿王所

具說其變意王即聽之便乘騎到佛

所頭面著佛足竟一面坐又于承頭

諾世尊道德深妙可現變化使未聞

見者生信意已聞見者宜解使異學

无餘語佛語王言却後六日當作變

化王聞歡喜繞佛三匝而去至期日

便為作十萬坐牀亦復為不闍等作

十萬坐牀息時舍衛人民悉空城出

觀佛出威神時梵志等便各就座王

起白佛諸世尊可就座現威神是時般識鬼將軍適來札佛聞梵志欲與佛相道便作飄風雨吹其座復雨沙礫上至梵志膝者至髀者佛便出小威神使其座中悉火熾炎動八方不蘭等見佛座熾如是悉歡喜自謂道德使然佛現神竟炎熾則滅梵志等乃知非其神所為便向內憂有悔意佛即起師子座中有一清信女有神足起叉手白佛言世尊不宜勞神我欲與異學俱現神佛言不須自就座吾自現神足貧賤清信士須達女作沙弥名專華色與目捷蘭俱往白佛世尊不宜勞威神我今願與之共相道佛言不須且自還座我自現神足佛意欲使衆人得福安隱悉慰人天令得解脫復伏梵志等亦為後世學者作慧使我道於未來得往留佛時現大變神足即從師子座飛起往東方虛空中步行亦箕坐荷右脇便著火定神足出五色光悉令作雜色下身出火上身出水上身出火下身出水即滅乃從南方來復滅乃從西方來復

滅乃從北方虛空中住變化所作亦如上說坐虛空中兩肩各出一百紫蓮花頭上出千紫華華上有佛坐憐光明悉照十方天人亦在空中散花佛上皆言善哉佛威神志動十方佛即攝神足還師子座是時梵志等默然无言皆低頭如鳩鵲時持和夷鐵便飛於虛空見炎炯燃可畏但使梵志等見耳適現子曹便大恐怖戰慄衣毛皆豎各各走佛便為雨衆人廣說經法說布施持戒善見天徑薄說愛欲好痛說其災害著苦無堅固佛以慧意知衆人意漏住不轉便為說四諦中有身歸佛者歸法者歸比丘僧者有長跪者受戒者有得滿證者得頻來者得不還者是時人天皆共生意疑何因緣棄家為道復有聞說佛即知子曹疑便化作一佛著前端正有三十二相衣法衣弟子亦能化作人化人語弟子亦語佛語化人嘿然化人語佛嘿然何以故正覺直度正所意故化佛即右膝著地向佛叉手以偈難問言

聞訟慶何從起起妄語轉相毀坐憂可起慶訟欲相毀起妄語世可愛何從起從置有不復欲本所欲著世愛不捨有從是起隨世欲本何起從何有起本末亦是世所有無見盛色從何盡所從欺有疑意念從何學慧跡所有元本從何威亦滅患一義有亦無著細漏威亦滅義從是世細漏本從何從何念不計著名色授著細漏寧度癡得解脫從何得捨好色從何得捨相疾致憂痛轉相疾本從起願說佛轉相嫉致憂痛以相毀聞訟本轉世間何所貪從不復轉行受以利是轉行苦以故轉後復有從何得別善惡所制法沙門說是因緣便欲生世人患分別作亦是法雨面受願解法明學說無所親從何滅願說是解現本去來滅無所有解現賢本盡是著世色從何起何緣因著可色本有有色便起因緣色著細漏從衆愛從何起

所著心寧志盡義足經卷上 第三十卷諦行知如解脫非

不想想不色想非無想不行想

一切斷不著者因想奪戲隨苦

我所問志已解今更問願復說

行濟患成具足設無不勝尊德

是極正有何邪向徑神得果慧

尊行定樹林間無有餘取善說

知如是一心向尊已善不戒行

疾行問度世間斷世捨是彼身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志歡喜

佛說義足經卷上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藏都監奉

勅彫造

佛說義足經卷下

安

猛觀梵志經第十一

具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聞如是佛在釋國迦維羅衛樹下從

五百比丘志應真所作已具已下重

擔聞義已度所之生胎滅盡是時十

方天下地神妙天來佛所欲見尊德

及比丘僧是時梵四天王相謂言諸

學人寧知佛在釋國迦維羅衛樹下

從五百真人復十方天地諸神妙天

志來礼佛欲見尊威神及諸比丘我

今何不往見其威神四天王即從第

七天飛下辟如壯士屈伸臂頃來到佛

邊去尊不遠便俱往礼佛及比丘僧

各就座一梵就座便說偈言

今大會於樹間 來見尊皆神天

今我來欲聽法 願復見無極樂

二梵天適就座便說偈言

在是學當制意 直學行知身正

如術者善兩轡 謹眼根行覺意

三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力斷七伏邪連 意著止如鐵根

捨世觀淨無垢 慧眼明意而攝

四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有以身歸明尊 終不生到邪冥

捨人形後轉生 受天身稍離患

是時坐中有梵志名為猛觀亦在大

眾中意生疑信因緣佛知猛觀梵志

所生疑是時便作一佛端正形類無

比見者志喜有三十二大人相金色

復有光衣法衣亦如上說便向佛

叉手以頌歎言

人各念彼亦知 各欲勝慧可說

有能知盡是法 遍行求莫隔解

取如是便生變 癡計彼我善慧

至誠言云為等 一切是善言說

不知彼有法元 冥無慧隨彼點

冥一切痛遠點 所念行志彼有

先計念却行說 慧已淨意善念

是志不望點滅 志所念著意止

我不据是患上 愚可行轉相牽

自見誣謂可諦 自已癡復受彼

自說法度無及 以自空貪來盜

已八冥轉相冥 學何故一不道

一諦盡二有元 知是諦不顛倒

謂不盡誦隨意

以故學一不說

何諦是餘不說

當信誰盡餘說

饒餘諦當何從

從何有生意識

識無餘何說餘

從異想分別擇

眼所見為著可

識若欺盡二法

聞見戒在意行

著欲點變訟見

止按計觀何著

是以癡復授彼

癡何從授與彼

彼綺可善點我

便自署善說已

有訟欲便生恣

堅邪見望師事

邪點酷滿綺具

常自恐語不到

我常戒見是辟

見彼諦邪點藏

本自有慙藏點

以患知點分別

癡患無合點行

是為諦住乃說

患可淨自所法

如是取便亂變

自因緣痛著汚

從異行得解淨

彼雖淨不至盡

是異學聞坐安

自貪俱我堅威

自己威堅防貪

有何癡為彼說

雖教彼法未淨

生計度自高妙

諦往釋自在作

雖上世亦有亂

棄一切所作念

妙不作有所作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歡喜

法觀梵志經第十二

聞如是佛在釋國迦維羅衛樹下阿

五百比丘俱皆應真所作已具已下

重擔以義自證會胎生盡今時十方

天地神妙天亦來禮佛欲見尊德及

比丘僧是時第七天四天王相謂言

諸學人寧知佛在釋國迦維羅衛樹

下從五百真人復十方天地神妙天

悉往禮欲見尊威神及比丘我曹今

何不往見其威神四天王即從第七

天飛下辟如壯士屈伸臂頃來到佛

邊去尊不遠便俱往禮佛及比丘僧

各就座

一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今大會於樹間 未見尊皆神天

今我來亦聽法 願復見無勝眾

二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在是學當制意 直覺行知身正

如取者善持嚮 護眼根行覺意

三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力斷七拔邪連 意著止如鐵根

捨世觀淨無垢 點根明意服軟

四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有是身歸明尊 終不生到邪冥

捨人形轉後尊 受天身稍離患

是時座中有梵志名法觀亦在大眾

中國緣所計見於涅洹脫者有支體

以故生意疑信因緣佛知法觀梵志

所生疑是時便作一佛端正形類無

比見者悉喜有三十二大人相金色

復有光衣法大衣亦如上說便向佛

叉手以偈歎言

如因緣見有言 如已取患談善

一切彼我亦輕 亦或致在善緣

少自知有慙著 淨變本說兩果

見如是捨變本 願觀安元變震

一切平亦如地 是未嘗當見等

本不等從何同 見聞說莫作變

荷著是眾可惡 可見聞亦所念

雨出淨誰為明 受未除身復身

以戒攝所犯淨 行諦祥已具住

於是寧經至淨 可恐世在善說

已離諦更求行 悉從罪因緣受

亦如說力求淨 自義失生死苦

死生無盡從是 眼如行亦思惟

戒彼行一切捨 如是慧亦如說

罪亦福捨遠去

義足經卷下

第六張 安

淨亦垢不念覺 無沾汗淨哀受
修是法度彼一 說無行為遠欺
受如是便增變 各因諦世邪利
自而法便稱具 見彼法詰為漏
无等行轉相怨 自見行不隨汚
凡所說默代恐 無於法有所益
無慧眾異說淨 所繫著住各堅
各尊法如聞止 演如解自師說
無法行但有言 彼所淨因一心
言如是彼亦說 一所有從淨隨
便自見怨所作 坐勝慧自大說
所攝著求便脫 念所信無所住
本而因在好說 淨行在彼未除
觀世人見名色 以其智如受知
欲見多少我有 不從是善淨有
有慧行累元有 知亦見正以取
見無過是法行 度是亂不更受
慧意到无所至 不見堅識所覺
知閑閑制所著 但行觀無取異
尊斷世所受取 取與生不應堅
靜亦亂在觀陰 在是惡哀凡人
棄故成新不造 無所欲何所著
脫邪信勇猛度 然已脫世非世

義足經卷下

第七張 安

一切法無所疑 悉見聞亦何念
捨重擔尊正脫 不願過常來見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志歡喜
兜勒梵志經第十三
聞如是佛在王舍國於梨山中余時
七頭鬼將軍與鵝摩越鬼將軍共約
言其有所治處生珍寶當相告語介
時鵝摩越鬼將軍所治處池中生一
蓮華千葉其莖大如車輪皆黃金色
鵝摩越鬼將軍便將五百鬼來到七
頭鬼將軍所便謂七頭鬼將軍知
我所治池中生千葉蓮花但無人如
車輪皆黃金色七頭鬼將軍即報言
然賢者寧知我所治處亦生神珍寶
如來正覺行度三治所說志使世人
民得安雄生無上法樂賢元以已生
寶何如賢者寶復以月十五日說戒
辭罪鵝摩越鬼將軍報七頭言
今十五大淨夜明如日光求尊作何方
不善在何處尊今在王舍教授摩竭人
一切見斷苦洞視是現法從苦復苦生
斷苦不復生徑聞八通道無怨甘露欲
今往見礼敬即是我所尊行意學以作

義足經卷下

第八張 安

一切有無止 寧有憎愛不所念意乃隨
意堅於行住已止無所有憎愛无所
念空无所隨
寧貪不與取 寧依無慍害 寧捨有真行
寧意無所著 捨貪不與取 慈哀及端勤
斷念不邪著 覺痛當何親 寧守口不欺
斷嫉元麤聲 守正不護人 無念閑亂彼
守口心不欺 不嫉麤聲斷 守行何饒人
寧空彼何乱 寧不淫愛欲 意寧淨无穢
所著寧空盡 在法寧慧計 寧度至三治
所行患已淨 一切斷不著 寧至無胎世
三治諦已見 所行淨无垢 行法患成就
從法自在止 尊德住志善 身口志已止
尊行定樹間 俱往觀瞿曇 真穴鹿踰騰
少食滅邪貪 疾行問度法 斷痛從何脫
觀瞻如師子 恐怖志无有 佛所頭面礼
七頭鬼將軍及鵝摩越等各從五百
鬼合為千眾俱到佛所皆頭面礼佛
住一面鵝摩越鬼將軍便白佛言
真人鹿踰騰 少食行等心 尊行定樹間
吾人問瞿曇 是痛從何滅 從何行脫痛
斷疑問現義 去何脫無苦 斷苦痛使滅
行是痛苦益 捨疑妙說持 如義无有苦

誰造作是世誰造作可考誰造世所有
 誰造為世苦六造作是世六造作可考
 六造世所有六造為世苦誰得度是世
 晝夜流不止不著亦不懸深測誰不沒
 一切從持具從慧思想行內念著意識
 是德無極度已離欲世想色會亦不往
 不著亦不懸是乃元沒測從何還六向
 何可無有可誰痛亦想樂無餘滅盡去
 是六還六向是生不復生名滅已无色
 已盡有何餘大喜步往道
 大將軍七頭會當報重恩開道現大尊
 法施元有上今鬼合千眾悲能又手住
 一切身自歸為世尊大師今已辭來過
 各還國政治今悲礼正覺念法歸尊法
 介時座中有梵志名兜勒亦在眾中
 便生意於泥洹脫者支體因緣因是
 便意生疑佛即知兜勒意生所疑便
 化作一佛端正形好无比見莫不喜
 者形類過天身有三十二大人相
 紫磨金色衣大法衣弟子亦作化人
 化人適言弟子亦言弟子適言化人
 亦言佛所作化人化人言佛然佛
 言化人默然何故一切制念度故化

佛便又手偏袒以偈歎言
 願問賢神俞曰遠可靖大喜足
 從何見學得滅悉不受世所有
 卒是欲多現我從一綺便悉乱
 所可有內愛欲從化壞常覺識
 莫用是便自見不及滅若與等
 雖見譽眾所稱莫貢高蹶彼住
 如所法為已知若在內若在外
 強力進所在作無所得取無有
 且自守行求滅學莫從彼求滅
 以內行意著滅亦不入從何有
 在處如海中央無潮波安平正
 一切止住亦尔覺莫增識與意
 願作大慧眼視已證法復現彼
 願作光仁善恕諸檢式從致定
 且攝眼左右著不受言閑閑聽
 戒所味莫貪著我無所世所有
 身所有若廣細莫還念作悲思
 所可念便生願有來恐慧莫畏
 所得糧及飲漿所當用若衣被
 取足止莫慮後從是止餘莫貪
 常行定樂樹間捨是理無戲犯
 若在坐若在卧閑靜處學力行

莫自怨捐睡卧在學行常嚴事
 棄曉忽及戲謔欲世好志遠離
 捨兵鑒曉解夢莫觀宿善惡現
 莫現慧於胞胎莫莫鑒可天親
 莫造作於賣買莫於彼行欺利
 莫作貪止縣國莫從彼求欲利
 莫樂行不誠說志莫行兩面詐
 盡壽求慧所行具持戒莫輕漏
 橫來詰莫起恐見尊敬莫大語
 所貪棄不可嫌捨兩舌慈悲法
 所欲言學貪者莫出聲麗邪漏
 無著慙莫從學所施行莫取怨
 聞龍惡不善聲從同學若凡人
 善閑閑莫與同慧及應不過身
 知如來諦已正不戲作著意作
 從宴淨見已滅不戲疑瞿曇教
 自致慧不忘法證法無數已見
 常從慧如來學好不著從是慧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蓮花色比丘居經第十四
 聞如是佛在忉利天上當竟夏月波
 利質多樹花適好盛坐濡軟百上欲
 為說經及忉利天上諸天介時天

義足經卷下 第十三 安
三釋到佛所為佛作禮便白佛言今

當用何時待過尊佛告云用閻浮利時待我天王得教即禮佛歡喜而去
尔時賢者摩訶目捷連亦在舍衛亦竟夏月於祇樹給孤獨園中尔時四輩
悉到目捷連所比丘輩比丘居清信士清信女四輩悉禮目捷連各一面
住便共問目捷連今世正眼為在何所竟是夏三月目捷連便告四輩今
佛在忉利天上當竟夏三月念母懷妊勤苦故留說經及忉利諸天在波
利質花樹下添軟石上樹高四十里布枝二千里樹根下入二百八十里
所坐石按之即陷入四寸捨便還復摩訶目捷連廣復為四輩說經法便默
然諸四輩聞經歡喜者念便禮目捷連
連悉去至竟夏三月復眾四輩皆悉來到目捷連所頭面禮竟悉就座共
白目捷連善哉賢者學中獨多神足願煩威神到佛所為人故禮佛足以
我人語白佛閻浮利四輩飢渴欲見尊善哉佛愍念世間人願下閻浮利
目捷連聞如是默然可四輩前以經

義足經卷下 第十三 安
法戒四輩悉歡喜目捷連辭四輩悉

起禮復起繞目捷連而去尔時目捷連便取定意如壯士屈伸辭須從閻
浮利滅便往天上去佛不遠是時佛在無央數天中央坐說經法目捷連
便生想如來在天眾中辭如閻浮利佛即知目捷連意思想所念告目捷連
言不與世間等過去即便去欲使來即來去來隨我意所念目捷連白佛
言是天眾多好甚樂天中有先世一心自歸於佛壽盡來生天上或有身歸
法者或自歸僧者壽盡皆來生天上或有先世淨心樂道壽盡來生天上佛
言目捷連如是是天中先世一心歸佛歸法歸僧心樂道壽盡皆來生天
上尔時天王釋坐在佛前意尊佛語及目捷連所言即言賢者目捷連所
說實如是先世有身歸佛歸法歸比丘僧及淨心樂道皆來生天上是時
有八万天坐在天王釋後諸天悉欲尊佛所言及目捷連亦共三所言便
言賢者目捷連可所說者實如賢者言其有先世作人時身歸三正淨心

義足經卷下 第十四 安
樂道壽盡皆來生天上尔時八万天

因緣目捷連各自陳我得滿港目捷連便前作禮頭面著佛足便白佛
言諸閻浮利四輩飢渴欲見佛善哉願尊愍念世間以時下到閻浮利佛
便告目捷連汝且下語世間四輩佛却後七日當從天上来下安詳會於
優曇曇滿樹下目捷連言諾受教便却作禮繞佛三匝便取定意辭如壯士
屈伸辭頃便滅於忉利天即住閻浮利地上志告世間人佛却後七日當
從天上来下安詳會於優曇曇滿樹下佛於天上便取定意如力士屈伸辭
頃佛於忉利天上至藍天為諸天說經滅於藍天即至兜術天復從兜術
天滅即至不憍樂天化應聲天梵眾天梵輔天大梵天水行水微天無量
水六水音天約淨天遍淨天淨明天守妙天玄妙天福德天德淨天近際
天快見天元結受天已說經慈使大歡悅便與天上色天俱下住須大施
天從上下悉從二十四天上至第三天上住悉斂上有色天悉復斂有欲

天來至第二天須彌巔上住是時有天子墮彼邏被王教意便化作三階一者金二者銀三者琉璃佛從須彌巔下至琉璃階位梵天王及諸有色天志從佛右面隨金階下天王釋及諸有欲天從佛左面隨銀階下佛及諸無數有色天釋亦諸無數有欲天志下到閻浮利安詳會優曇滿樹下是使元數人民志來會欲見佛欲聞法是時蓮花色比丘丘化作金輪三服七寶導前從衆力士兵飛來趣佛是大衆人民及長者帝三這見金輪王志下道不敢當前廣作徑路蓮花色比丘丘到佛所是時天亦見人人亦志見天以佛威神天為下地為高天志等天亦元貪意在人人亦元貪意在天時有人貪著樂金輪三時有一比丘坐去佛不遠便箕坐直身意者檢戒比丘見天樂會亦人樂會自生念言是一切無常一切苦一切空一切非我何會是何願是已是何有比丘即在坐得滿港道已自證佛知人知天知彼比丘生意而念說

偈言

有利得人形持戒得為天於世獨為王見諸是獨尊是時蓮花色比丘丘通到佛前便攝神足七寶及兵衆悲滅不現獨住無駭衣法衣便頭面著佛足佛因到優曇滿樹下坐成布席坐適坐便為大衆人民廣說經法說布施持戒善現天徑說欲五好痛說具惡佛知人意稍滯離展便現苦諦習盡道諦中有身歸佛歸法歸比丘僧者中有隨力持戒者中有得滿港自證頻來至不還道自證是時賢者躬自在座便起偏袒向佛叉手面於佛前以偈讚佛言今恭礼雄遍觀見諦現說被度常慈哀見福想然人天得何讚度无極復道彼捨恐怖就安樂廣說法遍照世聞每樂不死安尊戒海廣元度義深大善行明無穢淨垢不著慧船大度三界无缺傷無減增尊不著已行捨從戒尊三界師從見世去无還

心住賢無過尊

明慧力致金色自在定人天雄師觀世兩衆會何人天不礼尊意觀意无垢心雖觀捨不著過是世行拔後根三界空尊所空今神天服於尊定至定趣甘露已無疑樂法堅志叉手觀覺身亦如行坐獸心志知識人天心意制念伏彼信妄淨然慙苦常道德妙與誰雙正真定收取易於三界獨步行天人世覺獨尊無綺願三界恐觀尊形何時厭慧在定明如日戒義堅若寶山著淨戒現淨行捨嫉念无恩愛住淨法現淨光無瑕穢夜月光十五夜星中月有淨慧善過淨法慈照明人天高山雪見照然諦復諦猛善說今觀尊人天雄釋家子獨見妙身相現絡真珠言盛溜意无塵自行致本無師聞尊語甜美法慧千眼去瘡疔取法介有何非渴飲飽如流海審奉行到彼安

義足經卷下

第十八發 安世

說議斷後不思 聞尊聲眼每滅
慧現徑直無邪 涉先迹致故成
願念後告冥者 如梵王志照空
神天尚念世人 神行義元所比
從法計捨世念 尊繫著無餘處
是時賢者舍利弗在眾中坐便起座
偏袒叉手以偈歎曰

未嘗見有是者 未嘗聞有說者
尊如是威神天 從兜術來至是
天人世悲擁護 重愛俗如身眼
一切安不為轉 樂獨行著中央
無憂覺我善行 到上教復還世
饒心解懷欲身 惡行出有善義
若比丘有獸心 行有敗有空生
在樹下若曠野 在深山于室中
若高處下牀卧 來恐怖凡幾輩
行何從志不畏 或久後所行處
世幾輩彼來聲 若往來在方面
比丘處不著意 所止處寂元嚮
口已出善惡響 在行處當何作
持戒住行不捨 比丘學求安祥
云何學戒不漏 獨在行常無伴
欲洗冥求明目 欲鼓鼗吹內垢

義足經卷下 第十九發 安世

佛謂舍利弗意有所厭惡及有所著
在空牀卧行欲學如法今汝知聽
五恐怖慧不畏 勤蚌蛭亦蛭重
非身法意莫識 悉非我悉忍捨
所被痛不可身 是曹苦痛難忍
願綺想念莫隨 著愛可若不可
存點想熟成善 忍不樂坐在行
常何止在何食 有是想甚可悲
有未有苦樂苦 聞開閉縣國行
舉眼人莫妄聽 觀目緣意安祥
取莫也與無欺 如對見等心行
彼惡語莫增意 放聲言漏著水
吾為彼見尊敬 吾為彼見尊敬

義足經卷下 第二十發 安世

若色聲若好味 香細滑是欲損
於是云莫端著 學制意善可脫
戒通觀等明法 行有一善素冥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子父共會經第十五
聞如是佛在釋國從千弟子梵志改
道人皆老年悉得應真六達所求皆
具佛從教授縣國轉到迦維羅衛城
外尼拘類園中迦維羅衛諸釋聞佛
從老年應真千比丘轉行教授已到
是國近在城外園中便轉相告語先
難鳴悉當會自共識言諸賢者正使
太子不樂道當作遮加越王我曹悉
當為其民耳今棄七寶作道自致作
佛我人今悉取長者家出一人亦從
佛求作沙門諸釋如是與為後增便
從迦維羅衛城出欲見尊德欲聞法
法諸釋女人亦復聚會俱到佛所欲
聞明法今時佛取神足定意適定便
在空中步行今時諸釋見佛步行虛
空中悉歡喜生敬愛心今時悅頭檀
三便以頭觸著佛足作禮竟便一面
住迦維羅衛民悉不平王為佛作禮

是何法以還禮子王即聞民悉不平

已如是王便言諸賢者是太子生時

地大動現大光明悉照一切生便行

七步無所抱倚便左右視出聲言三

界甚苦何可樂者諸天於空中持白

蓋復散摩尼花復鼓五百樂復兩香

水與浴太子諸民今時我第一為太

子作禮諸賢者太子在園闔浮樹下

晨起往坐便得卧樹枝葉悉復在太

東作蔭焉中至哺樹枝葉悉復在西

為太子作蔭樹尚不違太子身諸民

今時我第二為太子作禮王今時說

偈曰

今為三勇猛點 以頭禮遍觀足

初生時幼天地 坐樹蔭身不露

佛今時攝神足下座上立僧前咸生

上諸釋及釋諸女人皆頭面禮佛各

就座王亦就座即偈歎佛言

象馬駕金車 乘行臺閣間 金足踏遍地

足云何生胎 神足為我車 恣心無限度

乘是神妙車 世車安可久 素被細軟衣

既服身形好 金露被身行 是服有何好

王法為我衣 念世行教授 是服先學造

我已覺如來 本樂高殿舍 隨時造閑漢

今獨宿樹間 恐怖當何依 瞿曇世無怨

造仇怨已斷 脫欲念無憂 無仇當何恐

本食恣意味 金器食香美 今日乃得食

鹿惡有何樂 我先飯法味 棄食從苦空

急斷四飯本 哀世故行正 浴尊以花香

伎女樂從行 起止山樹間 誰當浴明者

樂法戒為河 淨點悉在中 闍維往浴淨

游度不復還

今時佛為王及諸釋女人廣說經法

先現布施持戒現天徑微說善痛道

其苦導現遠世近親三十七品從可

得安如佛以道意知悅頭檀王意滿

喜已性濡無亂縛解可為說善度法

便說苦諦習盡道諦俗說是四諦法

王即在座開解三毒垢除於法中得

諦眼譬如淨繒投於染中即受色好

王亦入法如是今時王見諦疑斷在

法開解便起座向佛又手白言已近

已近已遠已遠今我身歸佛法及此

止僧受我為清信士盡形壽悉不犯

已淨故釋中亦有身歸佛者歸法者

歸僧者釋諸女人自歸亦如是中

有持不熱戒者持不盜戒持不淫戒

持不欺戒中有速酒不飲酒戒今時

悅頭檀王見法甚明見諦無疑在法

勇猛便起座向佛又手以是義足偈

歎言

有成具當何見 云說言從陰苦

願瞿曇解說此 問正意世雄生

先已行棄重患 亦不著後未願

來現在亦不取 亦不受尊敬空

未來想不著愛 久遠想亦不憂

行遠可捨細軟 邪見盡少元有

已去恐無畏怖 不可動信無疑

无嫉心樂彼與 行如是愛尊命

能自守不多望 自多得慧无嫉

不惡醜不模冶 不兩舌捨戲疑

意患脫無所著 棄自見無綺妄

安庫行能解對 亦不欲斷欲想

不學求所樂欲 患無有亦不憂

无悲患捨愛欲 不為味而可使

不自高我元等 得對毀橫得敬

當行觀止意念 見善惡非次望

去所在無所止 觀向法當何著

欲色空亦無色 從點計不欲脫

愛已滅乃已息

義足經卷下 第三十四 安

悲解離何從得

不願生見有子

悲無能說到處

亦不嫌亦無貪

是悲空亦无有

莫欲世邪樂人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與悅頭檀王

及釋人民志歡喜

維樓勒王經第十六

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余時迦維羅衛諸釋新起大殿成未能

久諸釋患共言從今已後莫使沙門

梵志釋中衣冠及長者子得先入是

何令婢子先入是殿便共掘殿中土

義足經卷下 第三十五 安

棄深七尺而更取淨土復其處便復

取牛灌洗四殿惟樓勒太子聞諸釋

不淨惡我掘殿中土七尺而更以新

土復其處患以灌洗四殿復罵我為

婢子污是新殿聞內結悲著心我後

把國政者當亡鄰治諸釋從是不久

舍衛國王崩大臣集議徵太子拜為

三維樓勒王即問旁大臣者有不淨

惡國王者其言何至旁臣白言如是

罪至死王言然諸釋不淨惡我諸釋

是佛親家至使佛有恩愛在諸釋者

終不能得治子曹勝臣下即白言佛

棄世欲无恩愛在親屬欲治諸釋罪

坐是陰何為坐是小釋樹少枝葉無

義足經卷下 第三十六 安

陰樹下有何涼佛報言愛其名樂其

涼故坐其下王自念言如是者佛續

為有恩愛在諸釋續有助意即從其

愛而還兵歸其國佛教授舍衛人民

生意欲到迦維羅衛國便從諸比丘

即到釋國於是拘類國中教授久須

舍衛國王便復問旁臣左右言若有

不淨惡國王者其罪何至諸臣對言

如是罪至死王復言諸釋致惡我子

曹皆皆是佛近親佛常有願念在諸釋

我終不得子曹勝臣下復白言我曹

志聞諸沙門言瞿曇姓欲已斷有何

恩愛在近親王欲治其罪无以為難

王聞諸臣下白如是即勅興四種兵

引兵出城到諸釋國行至真已近去

釋城四十里而因止宿諸釋患聞舍

衛國王興四種兵欲來攻是國近去

城數十里恐明日来即遣輕足上

騎到佛所道是願佛教我曹作何方

便佛即告諸釋堅閉城門王終不能

得勝開門內者惟樓勒王即驚諸釋

不疑是騎人聞佛教便禮佛上馬如

維羅衛多優曇鉢且拘類佛何以不

枝葉茂盛多蔭涼大樹名為迦旃迦

禮竟住一面白佛言諸今有餘大樹

枝葉茂盛多蔭涼大樹名為迦旃迦

維羅衛多優曇鉢且拘類佛何以不

去是時賢者摩訶連在佛後住便
白佛言明慧莫以諸釋為憂我今欲
舉一釋國移置異天地間若以鐵籠
籠之悉一天下共者當奈之何佛即
告摩訶連言耐能令當奈其罪何
目捷連言但說有示事无奈无示罪
何佛尔時說偈言

作善惡終無腐 從福樂在冥苦
善惡裁向日出 久遠非身受止

舍衛國王即摩飾開具俱便前當攻
釋城諸釋悉共興四種兵為兵馬兵
車步兵亦出城欲拒打惟樓勒三
諸釋亦復摩飾兵當與舍衛國王及
兵共闘尚未相見諸釋便引弓以利
刃箭射斷車當應亦射斷車輓亦射
斷車轂亦截車軸射斷駢亦射斷人
身珠實无所傷害舍衛國王大恐怖
顧問左右汝曹寧知諸釋已出城也
聞死我曹終不得其勝不如早還旁
目即白王言我曹先日聞諸釋皆持
五戒盡形壽不犯生至使當死不敵
有所傷害有所傷害為犯戒但前自
可得其勝王即引兵而前突釋兵陣

諸釋見王前甚進便入城開門尔時
舍衛王以遣人語諸釋舅氏與我有
何仇怨而不開門小欲有所借入即出
城不久留諸釋中信佛所言本行經
法无疑向道便言不須開門釋中未
淨心歸佛歸法歸比丘僧无諦有疑
便以為可開門復共言我人不得尔
恐是中有外對我曹患坐者老行籌
不受籌者為當不欲内王受籌者為
欲内王多者我又當隨適行籌悉受
不受者少耳眾人言當開門内王諸
釋便開門内惟樓勒王適入迦維羅
衛城便立取諸釋當將出城煞之尔
時釋摩男白舍衛王願天子與我小
願王言將軍欲何願我願今没是池
中須以其時令諸釋得出城走諸大
目白言王當與釋摩男願今在水中
能幾頃王即與其願釋摩男即没
池中以致繞樹根而死王恠在水甚
久便令使者按視釋摩男在水中何
等作如王言往按視之見釋摩男在
水底死便還白王天子寧知釋摩男
持綫繞樹根而死王即絞城中餘釋

復問所生得釋悉死未目自言悉已
為蹈煞之王便從處還國佛以哺時
急告諸比丘俱到逝心須加利講堂
所諸比丘悉言諸佛即與眾比丘俱
到逝心講堂道徑過諸釋死處釋中
尚有能語者遙見佛舉聲播冤佛問
諸釋悲哀甚痛佛即謂比丘愚癡人
惟樓勒所作罪不小佛便至諸釋地
中化出自然无數牀佛及比丘悉坐
佛為諸釋廣說經法竟謂比丘言汝
曹意何趣屠者以是作是業以是生
活從是因緣寧可得樂乘聖為神馬
七寶車不比丘對曰終不得佛言善
哉意亦如是不見不聞屠以是業自
立可得富樂何以故屠者无慈心哀
意觀占諸獸故佛復言比丘汝曹意
何趣漁獵者及屠牛者以是故作以
是業以是自生活寧得乘神魚聖馬
寶車忠意富樂不比丘對曰終不得
佛言善哉我亦不聞不見漁獵屠牛
是業自活可致富樂何以故子遭遠
長無慈觀占獸以是遠樂奈何道此
愚癡人乃於向道得果者傷害之乃

佛說義足經

義足經卷下

第三十二

知是子亦遠善當生見其從是七日
當為水所漂比丘以故當慈心莫學
傷害心至見燒莊亦莫生害意佛以
是本以是因緣以是義生令弟子悲
解為曹卷語檢為後世作明使我經
道久住世間佛今時說是義足經
從無哀致恐怖 入世世從點聽
今欲說義可傷 我所從捨畏怖
展轉苦皆世人 如乾水斷流魚
在苦生欲害意 代彼恐癡冥樂
一切世悲然燒 患十方乱無安
自貢高不捨愛 不見故持癡意
莫作縛求冥苦 我悲觀意不樂
彼致苦痛見刺 以止見難可忍
從刺痛堅不遺 懷刺走悲遍世
尊適見拔痛刺 苦不念不復走
世亦有悲莫受 邪乱本捨莫依
欲可厭一切度 學避苦越自成
住至誠莫之舉 持直行空兩舌
滅急火壞散貪 捨惱解黠見度
捨瞢瞢莫睡卧 遠無度莫與俱
詩可惡莫取住 著空念當盡滅
莫為欺可牽挽 見色對莫為服

義足經卷下

第三十三

彼綺身知其善 戲善陰求解難
久故念捨莫思 亦無望當求親
見在亡不著憂 離四海疾事走
我說貪大猛弊 見流入乃割疑
從因緣意念繫 欲染壞難得離
捨欲力其輩寡 患數世其終少
捨不沒亦不走 流已斷無縛結
乘諦力默已駕 立到彼慧无憂
是胎危疾事護 勤力守可至安
已計遠是痛去 觀空法无所著
從直見廣平道 悲不著世所見
自不計是少身 彼無有當何計
以不可亦不在 非我有當何憂
本癡根拔為淨 後載至亦无養
已在中悲莫取 不須伴以棄仇
一切已棄名色 不著念有所取
已無有亦无處 一切世無與然
悲已斷無想色 一切善悲與等
已從學說其教 所來問不恐對
不從一致是慧 所求是无可學
已厭捨无因緣 安隱至見滅盡
上不憍下不懼 住在平無所見
止淨處无怨嫉 雖乘見故不憍

義足經卷下

第三十三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悲歡喜

佛說義足經卷下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刊造